



悬湖之下

□袁靖宙

九月下旬,洪泽湖碧波安澜,里下河稻穗渐黄。可上了年纪的人仍记得那句老话:“倒了高家堰,淮扬不见面。”这不是夸张的诗句,而是东台及里下河一带无数家庭骨肉离散的真实写照。

洪泽湖是有名的悬湖。黄河夺淮,泥沙淤积;明清为保漕运、护盐场,年年加高大堤。这道大堤古称高家堰,北起淮阴码头镇,南至盱眙县堤头村(今属洪泽区蒋坝镇一带),全长六十七公里。堤顶宽十至三十米,底宽五十至一百五十米,堤顶高出地面六至九米,堤线曲折百转,素有“一百零八弯”之称。更让人惊骇的是,洪泽湖湖底竟高出堤东里下河平原四至八米。大堤一旦溃决,洪水便向锅底般的里下河倾泻,高邮、宝应、兴化以及东台堤西,正处在锅底核心及其周边地带。

乾隆年间所建“仁义礼智信”五坝,本为分流保堤、有序泄洪,是古人治水的智慧探索,但在极端水势之下,仍难挡天灾。

数百年来,高家堰屡决,灾难接踵而至。

明隆庆、万历年间,高家堰屡修屡溃,“幅员千里,所没田地七万余顷”。泰州安丰场平民吴怀祖,雨夜抱子扶母逃上范公堤,幼子冻毙,妻子投水。同族诗人吴嘉纪写下“死者如崩山,生者栖树杪”,字字血泪。

明崇祯四年,黄淮暴涨,大堤溃决,盐城平地水高二丈。乡民孙德昌一夜之间屋塌墙倾,侥幸爬上树梢的人,在冷雨狂风中饥寒垂死,眼睁睁看着家园沉没、亲人漂走。

清康熙十五年,黄淮并涨,高家堰一次决口三十四处。盐城西乡陈守义夜半遇灾,父母葬身洪水,他带弟妹攀树两昼夜,眼看村庄覆灭,百户村落仅存十余人。

清嘉庆十三年,盐城被定为“成灾十分”。伍佑粮户张景和家底殷实,洪水过后良田淤废、粮仓崩塌,全家靠草根野菜续命。

道光四年,灾难达到顶峰。十一月,寒潮骤至,冰凌裹挟巨浪冲击堤岸,十三堡、周桥一线决口六处,万余丈石工尽毁。事后查办,河督张文浩因

“御黄坝应闭不闭”致蓄清过旺,被革职发配。宝应、高邮、兴化、东台、盐城等九县全境被淹,洪水冲出深二十四米、宽近四百米的周桥大塘。东台西乡周启元一家,薄田数亩,儿女绕膝。洪水一夜南下,平地水深丈余,宅院坍塌,存粮尽毁,两个年幼女儿冻饿溺水。一夜之间,阖家安乐化为人间惨剧。溱潼冯氏一家五口,仅父子二人存活。良田毁尽,土地盐碱,父子背井离乡,从此诀别故土。

民国二十年,东台全境受灾,县志以“田庐漂没,民饥疫作”八字写尽苦难。是年盛夏,洪水漫境,梁垛乡村民王桂生家,房屋连片倒塌,家中十口人顷刻流离,三人溺亡。大水刚退,霍乱瘟疫接踵而至,妻子、幼子接连病逝。短短一年,兴旺的大家庭仅剩三位老幼苟活。同处里下河的盐城,同样十室九病。龙冈乡李守业回忆,当年村落日日有人离世,贫苦人家无药无棺,草草掩埋亲人。

但东台并非处处皆同:堤西是锅底核心,堤东则略高,洪水退得较快;范公堤、串场河、何垛河分流排涝。更难得的是民间自救。民国大灾期间,安丰乡士绅陈养吾散尽家财,开施粥棚,设施药局、施棺局,救死扶伤。正因这份地理与温情,东台灾后瘟疫死亡率、绝户率低于里下河腹地。

惨痛也倒逼治水。道光六年,林则徐临危受命,主持周桥大塘修复,历时六年,精工砌石、加固塘体。如今周桥石堤仍在,是治水丰碑,也是灾民血泪的见证。

真正驯服悬湖的,是新中国治淮。苏北灌溉总渠、三河闸、入江水道等工程相继建成,洪泽湖大堤全面加固,实现科学调度。“倒了高家堰,淮扬不见面”的噩梦,终于终结。

今日里下河阡陌纵横,万家灯火。回望数百年水患,我们看见的不只是水文数据,更是周启元夭折的幼女、王桂生逝去的妻儿、冯氏流亡的父子,是无数栖树求生、骨肉分离的先民。这份岁岁安稳,是新中国治水的功业,也是先辈以血泪写下的警醒——唯有真正驯服江河,山河才能静好。

山河无恙

□樊春华

站在白驹革命烈士纪念碑前,仿佛仍能听见历史的回响。纪念碑后侧,建有十八座烈士墓。他们中的每一个人,都曾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;每一段事迹,都足以让人热泪盈眶。

陈远达,1908年11月13日出生。读完小学后,他在家做过生意,还当过私塾先生。1940年黄桥决战以后,他毅然加入新四军。1941年8月,陈远达担任兴化县堤东区区长。他深入日伪据点及附近地区开展斗争,声东击西、神出鬼没,搞得敌人晕头转向、惶惶不可终日。为了打击敌人,他可以化装成普通百姓,埋伏在据点周围;他带领区队民兵夜间袭扰,让敌人通宵不宁。一次在白驹日伪据点侦察时,他被敌人发现并包围在一家茶馆里,却沉着冷静,趁乱冲出包围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在一次执行处决汉奸的任务时,他还能从几声枪响中听出异常,识破汉奸装死和执法者被收买的阴谋。人们敬服的不仅是他的军事才干,更是他在险恶环境中临危不乱、智勇双全的英雄气概。1942年6月16日,陈远达遭敌人暗害。为悼念这位人民的好区长,当时的兴化县委、县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,并追认他为革命烈士。

杨善春烈士的事迹,让人看到了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。1946年12月29日,21岁的中共地下党员杨善春在送情报回家途中遭敌人伏击,不幸被捕。面对敌人引诱,他守口如瓶;面对“吊粉陀子”“坐老虎凳”等酷刑,他坚贞不屈。敌人将钢针戳进他的十指,逼迫他在地上爬行;又用点燃的蜡烛灼伤他的身体,而他忍着剧痛坚定地说:“你们只能烫我的皮肉,绝不能动摇我的意

志!”1947年2月7日,杨善春被敌人五花大绑押去游街。他拼尽全力高喊“游击队是杀不完的”,痛斥敌人,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。敌人堵住他的嘴,他就一步也不再走;敌人把他钉上门板,押往刑场,他仍没有屈服。面对敌人的残忍杀害,杨善春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信仰。那铿锵的话语穿越岁月,至今仍震撼人心。

今天的白驹,已经不再有战火硝烟,家乡建设日新月异。然而,我们不能忘记,这一切并非凭空而来。陈远达、杨善春以及千千万万烈士,用鲜血和生命铺就了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的道路。他们中有人留下了姓名,更多人长眠在无名墓中。但无论是否被后人知晓,每一位先烈都值得永远敬仰。

缅怀先烈,最好的方式不仅是献上一束鲜花、表达一次哀思,更在于继承他们的遗志,把他们的精神转化为建设家乡、报效国家的实际行动。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提醒着我们:和平不是理所当然,幸福生活必须倍加珍惜。我们要把对先烈的敬仰化为爱岗敬业、奋发进取的动力,在各自岗位上勇担责任、砥砺前行;也要把红色故事一代代讲下去,让青少年懂得今天的安宁从何而来,让革命信仰在新时代薪火相传。

鲜花寄托哀思,丰碑告慰英灵。每年烈士纪念日,中华大地都会以最庄严的方式追思先烈。今天,我们缅怀烈士,不只是为了回望那段血与火交织的岁月,更是为了铭记:今日山河无恙、岁月安澜,源自无数先烈舍生忘死的牺牲。愿我辈自强,以烈士精神照亮前行之路,以奋斗之姿告慰先烈:你们为之献身的理想正在实现,你们深爱的土地正在变得更加美好。